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诗歌语词的本体性初探

毕跃忠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以本体性的语言构筑诗学空间,使单个词语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含量,并由之辐射出广阔的历史、社会、艺术、心理的维度。语词形式的融合消解了历史、文化、语言的界限,打通了读者审美接受的心理时空。

【关键词】谢默斯·希尼;本体性;审美接受

【中图分类号】I56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26-03

自诗歌诞生之日起,诗人们就没有停止过革新语言的尝试。但就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而言,对语言本体性的关注则始于二十世纪初叶。当时的欧陆文坛上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语言危机,以至于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指出:“现在词语死了,语言就如一片坟墓。”^{[1](P153)}为把语言从概念化、抽象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语言本身,审视语言表征现实的漏洞,探索新的语言表征机制,以期最终建立“直接表现意向的、无可争议的,统一而又惟一的语言”^{[2](P68)}。在寻求新的语言表征策略的道路上,人们却发现有必要折返到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即人类语言的婴儿期。在这一时期,“语言与世界尚未分离,将认识主体与世界分离,把语言从事物中分离出来,把能指与所指区分开来,赋予理性认识以意义的情况,尚未发生。”^{[3](P336)}然而,必须指出,新的语言表征机制的建立并非语言的简单返祖退化,而是通过凸显直觉、想象等非理性、非逻辑因素,取缔或削弱语言的表意功能,以音响、形态、色彩、意象、肌理等手段彰显语言的本体属性,使语言如音乐、绘画、雕塑般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使人们无需进行抽象的思维转换就能够直接把握存在。正如罗曼·雅各布森指出:“这样一种(语言)功能,通过提高符号的具体性和可触知性(形象性)而加深了符号同客观物体之间基本的分裂。”^{[3](P273)}语言本体性的彰显使得语言不再是一层材质和形式都隐蔽的玻璃,相反,语言变成了镜子上的裂痕,变成一个使人觉得陌生和新奇的存在物,具备只有存在物才具备的质感。本体的语言跳出了抽象的墓穴,在文学作品中辐射出无穷的活力。本文所探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就是将本体性的语言策略应用于诗歌创作的成功范例。

人。生于爱尔兰北部德里郡毛斯邦县一个虔信天主教、世代务农的家庭。希尼自小接受正规的英国教育,196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当过一年中学教师,同时大量阅读爱尔兰和英国的现代诗歌,从中寻找将英国文学传统和德里郡乡间生活经历结合起来的途径。1966年,以诗集《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一举成名。1966年到1972年,希尼在母校任现代文学讲师,亲历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争取公民权举行示威而引起的暴乱。1969年,第二本诗集《通向黑暗之门》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开始向爱尔兰民族历史黑暗的土壤深处开掘。1972年发表的诗集《在外过冬》,则是诗人基于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冲突,寻求足以表现民族苦难境遇的意象和象征的结果。迫于政治压力,1972年,希尼携妻移居都柏林。此后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北方》(1975)、《野外作业》(1979)、《苦路岛》(1984)、《山楂灯》(1987)、《幻觉》(1991)及《诗选》(1980)等。希尼的诗作纯朴自然,奔流着祖辈们的血液,散发着土地的芳香。他以一种带有现代文明的眼光,冷静地挖掘品味着爱尔兰民族精神。他虽有学院派的背景,却绝无学院派的那种孤芳自赏的情调。1995年,由于他的诗“具有抒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谢默斯·希尼诗歌语言本体性的探寻,可以追溯至诗人语言启蒙的幼年时期。我们发现,希尼自幼年时期即展示出对于语言的特殊敏感。希尼曾说:“我最初想写诗是由于我爱上了词语。我最早接触到的诗歌是童谣,在我会读以前我就爱上了童谣里的词语,仅仅是词语本身。至于词语代表什么,象征什么,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这些词语对我来说就如同一个生来就聋的人奇迹般地恢复了听觉,听到了钟的鸣响、乐器的演奏、风的鸣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爱尔兰诗

收稿日期:2009-12-15

作者简介:毕跃忠(1971-),男,河南新野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咽、海的咆哮、雨的倾落、奶牛车的咯吱声、马蹄敲击鹅卵石路面的得得声、树枝摩挲窗棂的沙沙声。我并不太在意这些词语在讲些什么,我只在乎它们在我耳朵里制造的声音的形状;只在乎词语投射在我眼睛上的色彩。”^{[4](P6)}

希尼这段带有回忆性质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其本体性语言的诗学主张及创作实践颇具启发意义。显而易见,在幼年希尼并不发达的意识表层翻腾的绝非语言的表意功能,而是语言的本体外壳。这一点恰巧印证了我们的上述讨论:即现代主义作家或诗人为挣脱概念化、抽象化语言的枷锁而回归孕育于直觉和想象,尚未被理性与逻辑侵蚀的语言的萌芽期,给飘渺无形的语言贴上触手可及的本体标签。希尼作为一个卓尔不群的诗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一个孩童对于语言的直觉敏感保留终生,并将其贯穿于诗歌创作实践中去。

二

希尼本体性语言的诗学诉求不仅体现在诗人对于语言与生俱来的直觉敏感,更体现在诗人将这种直觉敏感殚精竭虑地贯彻于诗歌创作过程中,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延循、捕捉扑朔迷离的直觉轨迹,努力呈现语言直觉的本体属性,还抽象的语言之林以本体的藩篱。有评论家指出,希尼是“词语强迫症病人”^{[4](P8)}。希尼本人也说,“我是个不辞辛苦、一丝不苟、迂回曲折的词语工匠。”^{[4](P61)}希尼的每一篇诗作手稿都向人们展示了诗人醉心于诗歌语言的创作历程,几乎所有词语都要历经多次置换才被最终定夺。诗人对词语反复推敲、甄别、玩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那种无懈可击的语言精确,正如完美的拼图游戏一样。以《斯特森岛》(“Station Island”)一诗为例,希尼在诗中使用了字母“S”67种不同的变体,以照应全诗67行的尾韵。诗人遣词之苛刻达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才得以使全诗字字珠玑,以卓越完整的形式感冲击读者的视听神经,达到语言审美质的飞跃。与许多诗人不同,希尼写诗从不信手拈来,而是费尽周折屡易其稿,其创作过程与其说是自发,不如说是自觉。1973年,在写给奥斯卡·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希尼谈到:“诗人与词语之间的战争永远不会停息。”^{[5](P625)}而在其早期创作生涯中希尼也曾说过:“诗歌的强度取决于投入创作中的劳动量,最懒惰的诗人收获的灵感也最少。”^{[10](P216)}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惊异于其著名诗篇《通向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有50多个独立版本。正如1982年7月号伦敦《时代文学增刊》形象地指出:希

尼与其诗作中每一个词的关系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象棋大师与棋子间的关系。”^{[6](P271)}

上述讨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具有高度形式感的本体性语言源于人的直觉体悟,而其在诗歌中的再现却是诗人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正是诗人动用种种艺术手段才得以俘获这种稍纵即逝的语言直觉,并将其凝铸定格于诗行之间供读者瞻仰赞叹。

三

希尼把对语言的钟情与执著渗透到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去,结果之一就是语言的形式维度被无限放大,而意义维度则受膨胀的形式维度挤压趋于缩小、直至无形。这种语言维度的置换反映在其诗作中,即为词语本体性的确立。词语不再是其所指称事物的附庸,不再受词义的奴役驱使,其独立存在本身就具有意义。语言形式游离于语义内容之外,物化为声音、形状、色彩、意象、肌理等直接作用于人视觉、听觉的本体属性。形势与内容这对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在希尼与的诗学时空里不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形式挣脱了内容的制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独立。

在希尼的观念里,语言的本体属性广延至宇宙存在的物理时空中。语言非但不是本体世界的派生物、衍生品,反而成为催生本体世界形成的原始力量。抽象隐晦的语义内容被悬置、被弱化、乃至被摒弃,仅保留语言形式的本体外壳支撑起诗歌的框架。这种词语本位的思维模式贯穿于希尼的创作生涯,成为解读其诗歌的一条颠扑不破的主线。希尼对于词语的态度非常明确:“首要事情是去感知它们的声音与材质;至于我要拿那些词语做什么,给它们派上什么用场,通过它们去说什么,都退居其次。”^{[6](P15)}希尼这里使用“感知”一词,显然照应了其一贯倡导的重直觉体悟、轻逻辑分析的本体语言策略。评论家斯图亚特·克里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希尼而言,真正的诗人不去描写视觉可见的物体,而是把词语本身作为物体对待。”^{[7](P46)}

这种以本体性语言为导向的诗歌运行机制使得词语的材质特征,或物理属性凌驾于其概念、意义之上。语言本体先于思想或情感。从一般文学创作角度讲,作家是先有主题观念,而后以相应的语言去匹配该主题,是语言为观念服务。希尼的创作过程却与绝大部分作家背道而驰:语言在先,观念在后,观念服务于语言。因此,希尼在诗歌创作中常常面临一个独特的问题:寻找合适的主题或题材去匹配其预先设计好的语言效果。希尼写作前往往并无成竹在胸的主题构思,而是带着一连串源

于直觉、生发于意识深处的语言效果谋篇落笔:有特殊图形效果的词语排列组合、如金属撞击般听觉质感的辅音组、色彩鲜明的意象或意象群,等等。这些生动的语言视听效果成为希尼驾驭其创作游弋诗海的航标。就这一点斯图亚特·克里恩指出:“希尼的诗学信条是把诗歌从词语中分娩出来,而非使诗歌孕育词语。”^{[8](P46)}这种看似本末倒置的写作逻辑正是希尼作为一流现代派诗人卓尔不群之处。

四

谢默斯·希尼在诗作中关注语言本体,彰显语言的形式感及本体属性,以实体化的语言构建一个既渗透于精神世界之内,又独立于精神世界之外的诗学空间。其独具个性表征特征的诗歌语言使之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其他诸多诗人。然而,必须指出,置于诗歌语言发展这个大背景来看,两位诗人在物化诗歌语言、以语言本体取代现实本体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有益尝试,并非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诗歌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是偶然中的必然。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发展演化,这既包括客观存在的有形本体世界,又包括本体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即人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语言是意识的产物,隶属于精神世界,是人们认识客观现实,并使之与主观意识发生联系的媒介,无需人们予以特别关注。然而,语言作为表意手段工具属性的过分放大使其本体

存在趋于隐匿无形。语言虽然脱胎于人们触知客观世界的直觉,但其本身却越来越无力作用于人的直觉。换言之,人们对于语言的直觉力日趋钝化和麻木,几近视而不见的地步。这在尊崇理性逻辑分析,轻视情感直觉体悟的西方工业技术社会尤其如此。语言的表意功能得以高度完善和细化,而语言本体却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人们的视野,游离于本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沦为一片无人暇顾的荒原。二十世纪初,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率先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语言拯救运动,为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语言奔走呼号。正如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雅各布森指出,文学语言不是指称性的,所以它的功能不是让读者借以寻找作品的主题,而是指向其自身。他说:“我把语言本体的这种表达企图称为诗的唯一、基本的要素……诗性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就是只把语词作为语词,而不是只把它作为被指称的事物的附庸或情感的爆发来对待。”^{[9](P273)}

由此可见,谢默斯·希尼在创作实践中对于诗歌语言的革新有着广阔深厚的理论背景。通过彰显词语本体,使词语摆脱抽象语义的奴役从而在诗中获得独立,诗人成功地把诗歌语言从冰封暗哑的理性墓穴中解救出来,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冲击震撼着读者的感官直觉。这在有着惯于理性分析传统、强调逻辑与秩序的英语文学中是非同寻常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Bell, Michael.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ism" [A]. In Michael Leven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2]Rivkin, Julie et al.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C].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 [3]Erlich, Victor.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Simpson, Louis. *Studies of Seamus Heaney, Allen Ginsberg, Sylvia Plath and Robert Lowell*.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 [5]Moynihan, William T. *The Craft and Art of Seamus Heaney*.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Ackerman, John. *A Seamus Heaney Companion: Life, Poetry and Prose*.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1.
- [7]Davies, James A. *A Reference Companion to Seamus Heaney*. [M]. London: Green Wood Press, 1998.
- [8]Korg, Jacob. *Seamus Heaney*. [M].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Twayne Publishers, 1992.
- [9]Crehan, Stewart. "The Lips of Time". [A]. *New Casebooks: Seamus Heaney*. [C]. New York: Macmillan Distribution Ltd, 2001.

An Initial Exploration into the Lexical Ontologicality in Seamus Heaney's Poems

BI Yue-zhong

(*Nanyang Medic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61*)

Abstract: Seamus Heaney, an Irish poet as well as the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95, constructs his poetic cosmos by virtue of ontological language, making individual words heavily loaded (下转32页)

dream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interior monologue, Freud'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absurd approach of modernism to serve his fighting spirit of realism.

Key words: Novels of Lu Xun; Modernism; Technique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5页)

关。好的数字排列构成双关不仅生动形象,而且音韵和谐,优美吉祥。比如:1090 复印机广告词“1090——要灵就灵”,既表明复印机性能良好,又方便记忆,一举两得。

结束语

总的来说,运用双关的英语广告语言具有点石

成金的效果,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淡为有趣,化无情为有情,化紧张为轻松。英文广告语用含而不露、意味深长的语言,在介绍商品的同时,将消费者引入丰富的遐想、深远的托意之中,它能激发人的消费动机,左右人的消费观念,诱导人的消费行为。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曾庆茂.英语修辞鉴赏与写作[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 [2]李丽敏.广告中的双关语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2.
- [3]杨芳.双关妙语 熠熠生辉——谈双关修辞手法在广告中的应用[J].修辞学习,1999,2.

Application of Pun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HE Xue-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Hubei 438000)

Abstract: Pun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rhetorical device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It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advertising language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humorous, which is helpful to attract the would-be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promote their purchasing actions.

Key words: Advertising English; Pu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8页)

with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in turn radiate expansive historical, social, artist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Merging of lexical forms dissolve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thus opening up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horizon in his aesthetic receptions.

Key words: Seamus Heaney; Ontologicality; Aesthetic Reception